

## 【发郊】猎鬼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703664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703664>.

Rating:	<a href="#">Mature</a>
Archive Warning:	<a href="#">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</a>
Category:	<a href="#">M/M</a>
Fandom:	<a href="#">封神三部曲  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</a>
Relationship:	<a href="#">发郊</a> , <a href="#">姬屋藏郊</a> , <a href="#">姬发/殷郊</a>
Character:	<a href="#">姬发</a> , <a href="#">殷郊</a>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10-09 Words: 5,466 Chapters: 1/1

## 【发郊】猎鬼

by [Lingcjl17](#)

### Notes

此生快意时光之一，是在追逐一群没有影子的鬼。

人祭事神，顺坤祝乾。  
身死为魂，敬奉昊天。  
外有逆民，窃魂私迁。  
冥夜疾走，遣军秘战。  
天行有道，野鬼无岸。  
王之次子，奇兵列班。  
遂领君命，猎鬼以还。

“父亲，父亲。”殷郊在主帅账外已经跪了两个时辰，见殷寿出来，连忙跪爬着上前，膝盖磨得渗血竟也不知，“猎鬼之事，当有巫师蛊师或是道士在，怎可让姬发仅领十余小兵猎鬼，怕是鬼没猎到，人全做了野鬼吧！”

“有人结阵用邪术，偷引走我大商人祭的魂魄，截断我们对上天的供奉，污蔑我们对天的敬意！你不思敬天侍王，未战先怯，是何道理？”殷寿斥责道。

“若是让我去，我自然在所不辞，可姬发与我情同手足，我……我不忍……”

“你一天天长大了，”殷寿垂手摸了摸殷郊的头，“竟学会了忤逆主帅，违抗军令。”

殷郊一怔，立刻跪伏在地：“殷郊不敢。”

殷寿没有走，也没让他起来，殷郊就一直这么跪着，直到一阵熟悉的脚步声靠近。

“主帅，诸事具备，即刻便可出发。”姬发小跑着过来，看见殷郊跪在地上有些诧异。

“殷郊说，你猎不到鬼，还会做野鬼。”殷寿说，“姬发，你可也这么想？”

“姬发必尊主帅之令。”顿片刻，姬发又说，“殷郊顾惜兄弟，恳请主帅莫怪。”

殷寿听此话大笑：“好，兄弟，既如此，殷郊！”

“在。”

“你与姬发同去吧。”

林深夜暗，一行人小步穿林，不点火把，只人手各拿一柄犀牛角，到林深处，姬发招呼大

家停下，围成一个圈。大司命比干所算之处，便在此地。一众人交换眼神，点燃手中犀牛角，屏气凝神。

“怎么没有反应？”殷郊小声问。

“别急。”姬发说，“你听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这四周已经听不见鸟叫蝉鸣。”

“的确，夏末之夜，如此安静，实在蹊跷。”

姬发偏头一瞧，殷郊蹙着眉头看地上，便用手肘撞了撞他：“殷郊，不要怕。”

“谁怕了？”

殷郊不愿被小看，姬发也依着他不再说。四周仍旧静得出奇，只能听到沙沙风声。

“姬发，我们是不是找错位置了？”

“嘘！”

周围忽然亮了起来，原来是月已上中天，方才一直有云雾笼着，现在云雾散开，把几人所在之处照亮，犀牛角冒起的烟如一缕白魂飘飘升天，好似奔月而去。

“我听闻东海有练气士会显魂之术，这燃犀照夜，且能仿之。”姬发说着，往天上看去。只见烟雾在月下凝聚，形状好似一只白鸟，在空中盘旋两圈，突然向西飞去。

“追！”

姬发对众人叫了一声，自己跃上马，夹紧马肚子飞奔而出。林间枝叶繁茂，只能从树影间勉强看见那只白鸟越飞越快，姬发抽了根羽箭，箭头熏了熏犀牛角烟，抬弓起手，勒弦而发。

白鸟乃是招来助他寻鬼的，自然不可伤，箭飞至白鸟身侧便炸开一束黄色的火光，凭空消散。白鸟知其意，慢将下来。姬发赶忙回身招呼大家尽快跟上。

“你怎的还会这些？”殷郊加快几步，并行到姬发身侧。

“世间之事，玄之又玄，这些小事也不过尔尔。”姬发听殷郊这么问，就当是夸自己了，心里暗喜，嘴上还是要谦虚一下。

殷郊看他偷笑，也惯他乐着，不再多问。

不一会儿，姬发就看见前方有几缕黑烟，从岩洞飘出，白鸟悬在上方，不再前行。

“这应该是到地方了。”姬发下了马，“你们在外头守着，我进去看看。”

“我与你同去。”殷郊连忙跟上。

“里头可能有恶鬼食人肉，你不怕？”姬发不是在取笑，脸色认真，一把按住殷郊的肩膀。

“不妨，我倒是更怕你被恶鬼吃了。”殷郊说。

两人点了把火往里钻，起初岩洞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，只是十分狭窄，勉强通人，越往里走，越觉阴森，洞壁上开始出现奇怪的符文，殷郊看了看，不解其意，便问姬发。姬发也只是摇头，伸手摸了摸，石壁冰冷，符文像用血涂上去的，有一些腥气。

“不会真的有鬼吧？”殷郊拉住姬发的衣角。

“没有的话我们是来干嘛的？”姬发说着，把殷郊的手握紧，牵着他往前继续走。

也不知走了多久终于进到一块稍微宽敞的地方，勉强算一间石室。地上散落着大小铜炉，还画着奇怪的符号。只见犀牛角白烟向其中最大的铜炉飘去，如溪水一般流入炉内。二人对视一眼，姬发抬起弓箭，向铜炉对准，一箭射了出去。

铜炉立刻倾倒，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，一股浓烟化作人形鬼影，张牙舞爪向二人扑来。殷郊斜跨一步上前，抬起鬼侯剑奋力一挡。那鬼影竟真怕了这剑，后退了一步。

没见着鬼时，殷郊一直忐忑，此刻真见到鬼，他反倒不怕了，真如战场杀敌一般，和这鬼影缠斗起来。

“它已经是鬼，我们这样是杀不死他的。”姬发从口袋里摸出桃木片，点燃了卡在箭头上，“殷郊闪开！”

殷郊落地一滚，闪身就把鬼影完全暴露在姬发的射程之下，火光飞驰如流星，没入鬼影的身体里。片刻，黑烟散开，只落下一根绳子飘进殷郊手里。

绳子编法特殊，殷郊一看便知：“这是祭品手腕上戴的！”

“果然！”姬发拿起来看了一眼，发现这绳编里还混进去了黑色的头发，“这是早在人祭之前，把头发编进绳子里，为了死后魂能被招走呢！”

“巫术！回去要好好回禀父亲，必得好好检查人祭者有没有动手脚！”殷郊说。

“你别生气，他们是人罢了，想要魂有归处，也不是大恶。”姬发见殷郊看着他不说话，也

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进去，笑着又说，“倘若有一天我死了，你也可以寻这个办法招我来，不知道我是不是也会变成这黑乎乎的厉鬼……”

“你胡说些什么！”殷郊丢了鬼侯剑，捂住姬发的嘴，另一手情急之下搂住他的背，把姬发整个人都揽在怀里。

“你气什么？我不过随口一说。”

“不许轻言生死。”

“好。”姬发忍不住笑出声。

见姬发这样笑，殷郊有点羞愤，以为是姬发在嘲笑他说了可笑的话，怒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“我笑我的小夫人……”姬发眼睛笑得弯弯的，仿佛要勾走殷郊的魂，伸出一手指在空中晃了晃，轻轻点在殷郊的鼻尖，“怕做寡妇！”

“好你个坏姬发！”殷郊脸通红，攥起拳头就要打他，却又不忍心用力，只轻轻撞在姬发胸口。“我怕你说些不吉利的，折了自己寿命，你倒好，不识好人心。”

“让我看看，我家好人的心是什么模样。”姬发说着说着就伸手扒开殷郊的衣襟。

“你……”殷郊见姬发要在这鬼地方和他做情人事，更加羞耻，却也不阻止，小声说，“姬发，你看这什么地方！”

“这地方就咱俩，可比营房好多了，”姬发贴在殷郊耳边说，“你上回又羞又怕，不敢叫也不敢爽，可把我肩膀都咬破了。这里无人，你也可以自在些。免得你每回都憋得辛苦。”

姬发说得殷郊耳朵发痒，腿也有些软，只得全听姬发的，把自己彻底交了出去。

“殷郊乖，别忍着。”

“啊！姬发，慢些，求，求你。”

“嘿嘿，我偏不。”姬发坏笑，他才不听殷郊的，怎么让殷郊舒服，姬发比殷郊更清楚。

“殷郊！姬发！你们没事吧！”

石洞里传来招呼他们的声音，姬发心说不妙，没想到他们半天不出去外面的人会进来寻，赶紧抱着殷郊躲进一个石板遮蔽的角落。

姬发那物还在殷郊里头，这突然移动，激得殷郊又痛又爽，忍不住叫出声。

“有声音！殷郊！姬发！你们还好吗？”

质子营里，兄弟们互相帮忙照顾身体，或假结夫妻的，也不是什么奇事。只是殷郊脸皮薄，不好给人知道他乐于在人身下承欢。姬发又怜爱他这动情的样子，断不许旁人看了去。

“你们怎么进来了。”姬发的衣裳还算齐整，从石壁后探了半身出来问来人。

小兵们一看姬发无事，便放了心，又问殷郊在哪里。

姬发回头冲殷郊使眼色，让他随便应答。殷郊却已羞得一个字也不肯说，拼命摇头。姬发只好又对来说：“殷郊也无事，你们去外面等我们吧。”

几人还想问，既然无事，怎么不一块儿出去，但跟姬发久了，觉得他行事有理，自然不多问，一齐退了出去。

“殷郊，他们走了。”

“唔！”殷郊靠进姬发怀里。

姬发伸手一摸，他身下湿了一片，警铃大作，以为是血，忙凑近闻了闻，才笑说：“怎么这么心急？我这边还在周旋，你自己又是精又是尿得交代了？”

“我怕被发现，一时吓着了。”殷郊羞极，不敢看姬发，却被姬发捧着脸亲了几口。

“发现就发现了，你怕什么？”姬发安抚地摸摸殷郊的后脑勺，撕了块自己的衣角给殷郊擦身上。

“好姬发，快别问了。”殷郊语带哭腔，好像这粗布擦身，也能给他爽到似的。

那之后，二人又趁着营房沐浴时亲昵一番，快天亮才回去休息。

午时，姬发被殷寿传了去主帅营帐，一进去就见殷郊跪在地上，姬发连忙跟着跪下，心下冰冷，以为殷寿已经知道了他和殷郊的私情。

“殷郊跟我说，你们可用犀牛角，桃木片，鬼侯剑猎鬼，往后再去猎鬼，不用带那么多人去？”

“啊？”姬发一愣，偷看了殷郊一眼，殷郊对他偷笑，“回主帅，确实如此。”

“既如此，你们今晚再去吧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我看你跪在里面，还以为主帅知道了我们的事，差点吓死了。”姬发喝了口水，用手背擦了擦嘴。

殷郊递给他一块手帕：“昨天我被吓着了，也不能便宜了你。”

“我的好殷郊，还真懂疼人呢。”姬发阴阳怪气地说。

“姬发，我们今晚快些去，之后……之后……”这“之后”还有什么，殷郊却憋着说不出，脸都红了。

“今晚还想要？”姬发凑近他问，膝盖使坏地顶到殷郊跨间，“我的郊儿还真是胃口大吃不饱呀。”

殷郊见他这样调戏自己，也顾不得羞耻，回怼说：“哼，难道姬发你不想？怕是你这家伙腻味了我，要找别人去了。”

“胡说！我怎么会！”姬发抱着殷郊，生怕他真这么想，“不过我要是真腻味了，你准备怎么办？”

殷郊看着姬发，好像真的在很认真思考这个问题，泪都快下来了。“那我就去做鬼，做了鬼天天夜夜缠着你，看你能跟谁好。”

“我只跟你好，只跟殷郊好。”姬发亲了亲殷郊的眼角，咸咸的，“不许乱说做鬼的事了。”

多年以后，姬发坐在镐京城头，点燃好几个犀牛角，白烟奔月而去，像那个夏天的每个夜晚一般。

可是白鸟，不会再出现了。

伐纣之后已经三年，不见殷郊，也已更多年了。

最后一次相见，反复重现在姬发的梦里，作隐隐刺痛，如重疾缠身。

“大罪俱在我姬发，望列位老师大开惻隐，怜念姬发，放了殿下罢！”

那日在岐山，姬发跪在姜子牙和广成子的面前，乞求留殷郊一命。可世人所求之事太多，神又能应允其中哪几件呢？

“姬发，莫要为我求神了……”殷郊已然失了法相，虚弱失力，看着姬发的方向却看不清。

“殿下……殷郊……殷郊！”姬发看向姜子牙，姜子牙表情凝重，回答说：“大王仅君臣之礼便罢了，不可逆天行事。”

“逆天行事？”姬发抬头看天，昏黄悲沉，“天可说过殷郊必死？天可说过殷郊必死？”

“殷郊之命乃昆仑十二金仙所救，而今背弃昆仑助纣为虐，天道不容，大王莫要为一情乱智！”姜子牙也不忍心再看姬发，撇过头去。

“那日午门斩首，本是殷郊无妄之灾！”姬发眼角发红，字字震声，“若非丞相违背殷郊意愿，拥立殷郊废殷寿，殷郊何至于捆于午门之上？”

“姬发，休胡说了！”殷郊听到这里，真的急了，见姬发和姜子牙争执，比自己要被处死，还要令他惶恐。

姬发干脆不理殷郊，继续对姜子牙说：“殷郊本性，丞相不知？丞相当日为何救殷郊？之前，又是谁在西岐城口救的我？是殷郊！殷郊与我有恩，丞相让我见殷郊死于西岐不救？”

“大王，”广成子走上前，姬发看他这是殷郊的师父，以为事有转圜，却听他说，“救你之身，是为小恩，伐纣之事，是为大义。而今天命难为，实非大王所能左右。”

“你们……”姬发瞪大眼睛，眼泪混着脸上伤口的血流下来，怔怔地看着广成子和姜子牙。

“之后君为天下共主，可以封神榜列班封神，或可择日相见。”姜子牙安慰说。

“哈哈哈哈哈，择日相见。”姬发大笑，站起身，立直了久跪的双膝，摇摇晃晃地走了。

夜里，捆仙锁擒住了殷郊，昆仑的人已在送太极图来的路上，姬发黑衣夜行，潜到关押殷郊处，只见他眉头紧锁，似是痛苦无比。

“姬发？你来做什么？”殷郊听见动静睁开眼睛，看到来人是姬发，神情闪过片刻的惊喜，又涌上悲愁，“你可知还未行刑，我就要被你吓死？你怎可为我忤逆神仙？”

“我来救你。”姬发小声说。

“你救我？”殷郊叹气，“可我……我也不知如何见你……”

姬发跪在殷郊身侧，摸了摸他的脸：“殿下是储君，是姬发背叛了殿下。”

“休要胡说！”殷郊连忙打断姬发，“我知我父亲……并非明主，天谴臣叛，是他自取其咎。”

可天命玄鸟，血脉在身，我不可违命。彼时，我也想与你永世形影不离，但被商军掳回朝歌之后，我便知再难与你相见了。”

“殷郊，我想要河清海晏，天下太平，可我也想要这一切中有你。你怜惜天下人，与殷寿不同，就算天道有违，也不该处死你。”姬发说。

“可我确实已酿成大错，申公豹用移魂符控制我，待我清醒时，满手满身，全是西岐人的血……我……我以为你再也不会原谅我。”殷郊痛苦地说，“我夜夜噩梦，除了劝慰自己是为殷商不亡而战，别无排解苦痛之法。事到如今，不苛求你原谅，只求姬发你，千万莫要为我开罪诸位神仙。”

“他们称我为大王，可我却不是他们的王，我所谋之事，若与他们相悖，便是不可为之。

”姬发苦笑，“殷郊，我是真的不信，救你便会害天下。”

“你说想救我，你也解不开捆仙锁。”殷郊挤出笑容，轻声说，“姬发，说说别的吧。你还记得我们去猎鬼吗？”

“当然记得。”姬发点头。

“人祭之后，鬼魂本该归天，却被人偷引了去，可是这引鬼之人，取鬼何用呢？”殷郊说。

姬发知道他的意思，垂眸回答：“也不过是，鬼中有故人，引夜得一见。”

“身死弃作尘，魂散渺如烟。”殷郊接着姬发的话说道。

“我愿日月真明鉴，知君赤胆心无缺。”姬发说。

殷郊哽咽，吞了吞口水，说道：“姬发，取我鬼侯剑来看看吧，那时候他也在陪我们猎鬼。”

姬发把鬼侯剑双手端起。

“离我近些。”殷郊说，“我痛得很，有些看不清。”

“好。”姬发听他说痛，愈发心痛不已，只得凑上前，不疑有它。却见殷郊突然挺脖子凑上前，用力一抹，血溅进姬发眼里，一片赤红。

“殷郊？”姬发怔住，不相信眼前所见，看清殷郊脖子上涌出的鲜血，终于抑制不住痛呼，“殷郊！你做什么？”

殷郊张着嘴，只能勉强发出微弱的声音，姬发却听清了——

“有君知我，不负至交。

竹林夏夜，永记良宵。”

从前他们成日里凑在一起的时候，不常说这样的情话，殷郊本就脸皮薄，姬发也有点不好意思说出口。可早知有今日，姬发一定百遍千遍地说与殷郊听，可此时，再无机会。

“大王处死了恶神殷郊！”

“大王处死了恶神殷郊！”

“大王处死了恶神殷郊！”

兵士们在西岐城奔跑传告，姜子牙等，虽吃惊，却也欣慰，只当姬发是想通了。只姜文焕觉得事有不妥，觐见姬发，却被告知姬发忽然大病。

“你这是何苦？”

“他怕我与诸位神仙争执，开罪了神仙，诱我拿剑给他看，自刎剑下，让这看着是我杀了他，便不会再引人猜疑。”姬发握着杯子，却不喝水，嘴唇枯白，脸色发青，“姜文焕……我必得天下安宁，不枉众人身死，也……不枉殷郊。”

“大王之心，世人皆知。”姜文焕拍了拍姬发的肩膀，“姬发之心，殷郊亦知。”

夜风微凉，姬发睁开眼睛，原来又是梦见那时，他还在镐京城头，往下看，便是暂得三年的太平。犀牛角还在烧，白烟比睡前浓郁许多，似有人影在烟雾之中。姬发定睛一看，竟是熟悉的身影。

“殷郊？”

“姬发，是我！”

“姬发拜见值年岁君太岁之神。”

“哈哈，你修要取笑我。”

“我烧这犀牛角三年才得见你这一次，可是你不愿见我？”

“怎会……”殷郊拉起姬发的手，竟觉比自己这做神仙的魂魄还凉一些，“我在天上可忙了，这回是逃下来见我的夫君。”

“这么久不见，你倒是脸皮变厚了。”姬发笑说。

“不见你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想，等见到你了，要说什么让你高兴。”

“能见到你，我就已经很高兴了。”姬发正说着，却突感不适，皱了皱眉，这细小的动作当然被殷郊发现。

“姬发你怎么了？”

“医师说我不太好，原本我想着，要是燃烧犀角一直见不到你，我就等这快尽的阳寿尽了，我再去找你。”

“胡说，你如何找我？”

“我求丞相把我的名字也写上去？”

“胡闹，怎可以臣封君？”

“我做臣的时候，不也封了你这个君吗？”姬发笑说。

殷郊想了一下，没回过味儿来，问道：“你封了什么？”

“我呀，”姬发笑了笑，用手指点了点殷郊的鼻尖，原来神仙摸起来和人也差不多，“封你做了夫人。”

殷郊被说得不好意思，转移话题说：“那你现在去求他，我等你。不入封神榜，也可入紫微垣，来日你做了神仙，我们还可在天上相见。”

“你既然来找我了，我就不做神仙了。”姬发说，看着殷郊疑惑的表情，反问道，“你知道我们猎的那些鬼，是怎么跑的吗？”

“啊！”殷郊恍然大悟。

“殷郊，我不信神，要做个逃鬼了，天下之大，你要与我同游吗？”姬发问。

“好，我们自在走走看看，你带我见见你的太平大周。”殷郊说完被姬发一把抱住，久别重逢，再不离分。

伐纣三年后，天下太平，武王逝。

举国哀，臣民素衣送君，城中悲歌三日。

东伯侯策快马奔镐京，听闻武王逝时面带微笑，脚边一盆烧尽的犀牛角，便擦干眼泪，敬香辞去。

世人偶见月朗之夜，有白鸟飞于天，仙人乘鸟翔游，吟诗作歌。

歌云：

发歌潇潇，明月皎皎。

郊生蔓蔓，素蕊妖妖。

常望天穹，碧海听涛。

乐觅星辰，静夜声悄。

永结情游，云汉相邈。

携手相将，暮暮朝朝。

此生快意时光之一，是在追逐一群没有影子的鬼。

此生快意时光之最，是相伴做一对逍遥凡间的神。

他为他的盛世赴死，他带他去看这个盛世。

全文完。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